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一树桃花一扇春

□南京 陆山

成长的标尺

□福建厦门 子安

春分刚过,泰州城内的凤城河便染上了几分烟雨迷蒙。沿老街的青石板路北行,穿过市井喧嚣,忽见一湾碧水环抱处,黛瓦白墙隐现于桃林之间,这便是泰州的桃园。

园门匾额上的“桃园”二字,墨色古朴,圆润饱满。循门而入,满目粉白嫣红扑面而来,恍若跌入《桃花扇》的戏文里,李香君的罗扇轻摇,搅动了一池春水。

桃园始建于2006年,为纪念清初戏曲家孔尚任在此创作《桃花扇》而建。2008年正式开放,与柳园、梅园共同构成泰州“戏曲文化三家村”,成为泰州文化的新地标。

漫步桃园,春风拂面,桃花纷飞,那曲《桃花扇》的余韵,仍在凤城河的上空回荡。

桃园的建筑布局疏朗开阔,沿凤城河东岸依次铺展。十胜桥、隐龙桥、耆汤桥,三座古桥横跨水面,桥下流水潺潺,桥上人影绰绰。传说这三座桥都与宋太祖赵匡胤有关,十胜桥纪念他一日十战,隐龙桥是他藏身脱险之地,耆汤桥则讲述了他落难时泰州百姓以一碗野菜汤救急的故事。桥畔的太湖石假山嶙峋峥嵘,与桃花的柔美相映成趣,仿佛一幅水墨丹青,既有北方的雄浑,又有江南的婉约。

穿过桃花岛,我来到陈庵。这座明清风格的建筑是桃园的核心,前后三进,部分两层构架,西侧建有小花园。庵内陈设着仿明清家具,再现了清代戏曲家孔尚任寓居于此创作《桃花扇》的场景。

陈庵的建筑风格古朴典雅,飞檐翘角,雕梁画栋,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历史的厚重感。庵堂内,孔尚任的书案犹在,案头一盏油灯、半叠宣纸,恍惚可见他伏案疾书的身影。他在此寓居三年,将明朝遗恨与儿女痴缠淬炼成《桃花扇》。剧中李香君血溅定情扇,侯方域出家归隐,看似写才子佳人,实则以一柄桃花扇勾连南明兴亡。

陈庵北侧,清风阁巍然矗立,这座宋式三层八角重檐阁楼,高约二十米,与望海楼隔河相望。清风阁的建筑布局精巧,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景致。登临阁顶,清风徐来,远眺凤城河,水天一色,令人心旷神怡。阁内墙壁上刻有王安石的《清风阁》诗“飞梦孤起下州墙,胜势峥嵘压四方”,字迹苍劲有力,仿佛将历史的辉煌与文人的风骨凝固其中。

桃园的建筑不仅展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,更包含着泰州深厚的文化底蕴。陈庵与清风阁一南一北,一静一动,仿佛两位智者,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园林。陈庵的明清风格与清风阁的宋式建筑相得益彰,既体现了历史的传承,又展现了建筑美学的多样性。每一座建筑都是一段历史的缩影,每一处细节都是一幅艺术的画卷。

漫步桃园,我仿佛穿越了时空,与古人对话。陈庵的书香、清风阁的诗意、桃花岛的幽静,

清晨,柔和的晨光宛如一层薄纱,透过窗帘的缝隙,静静地洒落在餐桌上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享用早餐,那是生活最真实模样。

突然,儿子抬起头,脆生生地问道:“妈妈,为什么阿奇每天都能吃零食,而我却不可以?”这简单的一句话,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。

在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里,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存在,宛如一朵朵等待绽放的花朵。他们怀揣着对世界的无限好奇与探索的渴望,逐渐在社交的小天地里崭露头角。他们会慢慢发现,世界并非千篇一律,就像不是所有的天空都会在同一时间下雨,不是所有的夜晚都会在同一时刻降临。

孩子的这个提问里,蕴含着孩子对社会多元性的最初感知,也体现了他们对自己家庭规则的第一次质疑。那一刻,我清楚地意识到,是时候以一种更加成熟且富有理解的方式来引导他了,要帮助他在这个纷繁复杂、充满差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

我轻轻握住儿子的手,带着他走到窗前。窗外,阳光洒在那些形态各异的树木上。我指着它们,温柔地说:“宝贝,你看这些树,有的高大挺拔,枝叶犹如一把巨大的绿伞,为大地投下大片阴凉;有的虽然矮小,却开满了绚丽的花朵,散发出阵阵芬芳。它们各自以独特的姿态,共同构成了我们周围美丽的环境。就像每个家庭一样,都有着不同的规矩和习惯,这些规矩就如同细心的园丁对树木的修剪,目的是让每棵树都能更好地成长。”

儿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,眼神里透露出一丝思索。我接着引导他:“宝贝,你知道吗?每个家庭都有它独特的色彩和规则,就像彩虹有七种

无不让人感受到古韵悠长。这里的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,更是美学的载体。它们以独特的语言,诉说着泰州的文化与风情,让人在欣赏美景的同时,也领略到历史的深邃与艺术的魅力。

三四月间的泰州,像被桃花染过,是那样的清新与温润。凤城河畔的桃园里,一株株桃树正以各自的风姿,将春意层层叠叠铺展成锦绣长卷。如果说江南的春色是一首婉约词,泰州桃园的春便是一曲昆腔,婉转处有清丽,激越处藏苍凉。

踏入园中,目光先被花色俘获。这里栽种的116种桃花,像一部用花瓣写就的桃花典籍:垂枝形桃如流苏拂面,花瓣垂落似美人掩袖;龙柱形桃枝干遒劲,红云簇拥若烽火燃天;更有那罕见的满树红桃,重瓣叠蕊多至三十层,粉白中透出胭脂晕,恰似《桃花扇》里李香君血溅诗扇的凄艳。

待到暖阳一照,桃花便争先恐后地绽放。起初是零星几点,像夜空中的星星;转眼间便连成一片,如粉色的云霞笼罩枝头。花瓣薄如蝉翼,边缘泛着淡淡的红晕,中间却是纯净的白色。微风拂过,花瓣轻轻颤动,仿佛在跳着优雅的芭蕾。花蕊金黄,散发着淡淡的甜香,引来蜜蜂嗡嗡飞舞。

最妙的是雨后赏花。雨珠挂在花瓣上,将坠未坠,折射出七彩的光芒,湿润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桃花的清香。花瓣上沾着水珠,更显娇艳欲滴。偶尔一阵风过,花瓣纷纷扬扬飘落,像下着一场粉色的雨。落英缤纷,铺就一地锦绣。

桃园的桃花不仅美在当下,更美在永恒。画家支起画架,用笔墨描摹这转瞬即逝的美;诗人驻足吟咏,将花影写进永恒的诗行;摄影师架起相机,让光影定格在胶片上。老人们坐在树下,看着这满园春色,眼中泛着温柔的目光;孩童在花间嬉戏,银铃般的笑声震得花枝轻颤。

而桃园中的一砖一瓦,都浸润着戏曲的韵味。那方小小的戏台,曾是孔尚任与友人切磋艺文之所,如今虽已斑驳,却依稀可见当年文人雅士在此吟诗作赋、品茗听曲的盛况。

泰州自古便是戏曲艺术的故乡。昆曲、扬剧、淮剧在此交融,形成了独特的戏曲文化。桃园犹如一颗明珠,镶嵌在这片文化的沃土之上。每当春日,桃花盛开,园中便会有戏曲爱好者自发组织雅集。老艺人们有板有眼地演绎着传统剧目,年轻人则尝试着将现代元素融入古老的艺术形式。桃花纷飞中,传统与现代在此交汇,碰撞出新的艺术火花。

离园前,暮色渐浓。清风阁檐角的风铃轻响,惊起一群归鸟。

暮色已晚,我依依不舍地离开桃园。身后,那若有若无的戏曲声,依然在桃林间回荡,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艺术、关于传承的永恒故事。

绚丽的颜色一样,正是这些不同,才让世界变得如此多姿多彩。”

见儿子还是有些疑惑,我又耐心地解释道:“你看那些经常吃零食的孩子,他们当下可能会很开心,可是过多的糖分摄入会影响身体健康,还可能会长蛀牙。我们希望你拥有一个强壮的身体,这样你才能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呀。”

儿子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抬起头,眼中有了丝丝领悟,小心翼翼地问道:“那……如果我偶尔想吃零食呢?”

我微笑着提议:“我们可以一起制订一个计划,比如一周选一天作为‘特别日’。在这一天里,你可以适量地挑选自己喜欢的零食。”

儿子的脸上立刻绽放出灿烂的笑容,他兴奋地跳了起来,欢呼道:“耶!那我要开始计划我的‘特别日’了!”看着他欢快蹦跳的背影,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。

这次对话,就像一场及时的春雨,悄然滋润了儿子的心田。从那以后,再遇到类似的困惑时,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进行比较和抱怨,而是会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他学会了理解世界的多样性。

育儿的道路,本就是一场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的旅程。每一次孩子问出的“为什么”,都是他们探索世界的坚定脚步。作为父母,我们所能做的,就是给予他们足够的耐心、理解和引导,让他们在爱与规则的呵护下,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广阔天空。

岁月悠悠,孩子终有一天会长大成人,去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。但愿那时的他,不仅能坚守内心的善良与正直,更能用开放包容的心态,去拥抱这个五彩斑斓、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。

藏在鸭嘴蛤里的父爱

□南京 刘永宗

你可以的

□南京 陈绍祥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老家土地贫瘠,所幸“靠海吃海”。家乡的滩涂上,松软的淤泥布满密密麻麻的小孔,轻轻一挖,就能发现藏在底下的鸭嘴蛤。鸭嘴蛤因其贝壳形状酷似鸭嘴而得名,它银灰色的外壳又薄又脆,在阳光的照耀下透亮诱人。

老家有一句跟鸭嘴蛤有关的俗语:“鸭嘴蛤蜊趁头大眼蚌去颠”。我印象之所以深刻,是源于小学时的一次经历。有一次,听闻老宅旁边的石埭上有人表演魔术,我和小伙伴阿炮跑去凑热闹。我学着戏里《穆桂英挂帅》武旦的模样,腰插竹竿当旗帜,疯狂奔跑。意外突然降临,我摔倒时门牙传来剧痛,鲜血顺着嘴角流下,又腥又咸的味道在口中散开。恐惧和疼痛让我大脑空白,只顾大哭,满嘴是血跌跌撞撞跑回家。

父亲看到我狼狈受伤的样子,满眼心疼。他急忙帮我查看伤势、清理伤口,眉头紧皱,语气中带着埋怨:“你怎么这么不小心?我早就说过别跟调皮的孩子乱跑,这下吃苦头了吧。‘鸭嘴蛤蜊趁头大眼蚌去颠’,你跟在他后面,只有吃亏的份。”

以我当时的年纪,对这听着有些刺耳的话背后的意思并不能理解,但鸭嘴蛤做成的各种美食我却记忆深刻。那时家里经济不宽裕,但鸭嘴蛤价廉物美,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客。父亲做鸭嘴蛤的手艺堪称一绝。他先将新鲜的鸭嘴蛤放在清水中,撒上一把盐,让它们吐尽泥沙。接着,父亲仔细地清洗每一颗鸭嘴蛤,将外壳上的杂质刷得干干净净,沥干水分后备用。

最让我垂涎的是父亲做的清蒸鸭嘴蛤,鸭嘴蛤豆腐汤,那滋味在舌尖上绽放,让人回味无穷。当然,鸭嘴蛤最经典的吃法其实是腌制。父亲会把鸭嘴蛤洗净沥干,用粗盐腌制起来。碰到缺肉少菜的时节,不论是配稀饭还是地瓜粥,都非常下饭,腌制后的鸭嘴蛤咸香适口,让人品咂之间回味无穷。

时光匆匆,我已步入中年。回望过往,父亲当年的教诲如在耳畔。那熟悉的鸭嘴蛤滋味,至今仍萦绕在舌尖。可如今,父亲已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遥想当年我的门牙摔坏后,牙齿上缺了个口,很长时间说话漏风,影响了自信心。这次经历让我明白“鸭嘴蛤蜊趁头大眼蚌去颠”这句俗语背后蕴含的教育意义:没必要在不同频的人和事上消耗太多时间和精力,就像鸭嘴蛤与大眼蚌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碰撞——鸭嘴蛤壳薄易碎,大眼蚌壳厚硬实,两者碰撞,吃亏的肯定是鸭嘴蛤!

如今,偶尔品尝鸭嘴蛤做成的美食,我就会不自觉地想起父亲。这份藏在鸭嘴蛤里的父爱,将永远激励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谨慎前行,守护好自己的生活,避免再磕碰了“牙齿”。

第一次遇见刘慧会长,是三年前。茶色眼镜后一双含笑的眼睛,柳眉轻扬时,仿佛能抖落一串诗行,枣红色旗袍裹着瘦削的身躯,拖着旅行包里,半截诗集挥出头来,像她藏不住的诗心。印象是热情、温雅、随和。

秦淮诗词楹联协会成立一周年前夕,刘会长邀我参加雅聚,我因事未前往。再一次见面是我入会后,在桃叶渡诗屋见面。刘会长退休前在法院工作,但她自幼爱好诗词,诗是她孩提时代的星空,中年案牍劳形的割舍,退休后重拾诗意的回归,她要与李杜第二次握手,走进东坡居士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快意生活。

桃叶渡诗屋内字画还未欣赏够,刘会长已催开另一片天地——秦淮流韵公众号,如春溪破冰,叮咚作响。每天有专人值班,运作有模有样。其时,刚由写新诗入门格律诗,我有点压力。刘会长得知后鼓励我:“杜工部的《秋兴》也曾拗救过,你可以的。”

不久,协会举办比赛,要求每人至少写两首诗或词参赛。三天后,我上传七绝、新诗各一首到群里。刘会长发语音给我:“再写,再写一首律诗,你可以的。”一句看似平常的“你可以的”,是认可,是期望,像石子激起涟漪,像登山途中的加油声,像前方点燃的火炬,我的创作热情被激活,又提交一首七律。经过评选,刘会长的一曲长调和我的首七律被选中,在专题庆祝诗会上配乐朗诵。我忽然明白:年轻时,父母、老师不露痕迹的肯定是我前进的动力;此时,刘会长不经意的“你可以的”竟让我擦出诗意的火花。

入会的诗友,职业不同、文化层次不同,诗词基础也不同。为了让会员们不断有收获,刘会长选定“每周对韵”训练基本功,亲自出题,乱蛙鸣处溪清浅,要求对出下句。诗友老谢搁下笔叹了口气,“平仄老出错,诗语磨不出。我不行。”刘会长下意识地推了一下茶色眼镜,递上改过的诗句,“当年我在法院工作,也以为自己一辈子读不懂《楚辞》,你可以的。”在刘会长的鼓励下,诗友们信心倍增,有的对出工整的下句,有的根据意境撰写成词美意丰的七绝,每人皆有所获。

再后来,刘会长用“你可以的”引导诗友们沉下心发掘身边之美。探甘家大院,观莫愁湖,游老门东,访瞻园,赏玄武湖,登紫金山……走进自然,与山川大地和名胜古迹对话。自定主题,自选意象,抒写独特感受。秦淮诗韵佳作频出,令同行惊羡,好评如潮。“你可以的”这简单四个字,成了秦淮河畔的一盏灯,照亮寻诗者前行的路。